

文學筆
記叢書

梅溪叢話

上册



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出版

梅溪叢話

標點者 朱太忙

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

發行人 周健人

發行所

廣益書局
上海河南路
一三七號

分發行所各省廣益書局

洋裝二冊定價三元

序

履園主人於灌園之暇，就耳目所睹聞，著叢話二十四卷，間以示予曰：「吾以是遺格寒寒也。」孫子讀而歎之曰：「此非遺愁索笑之爲也，先生欺予哉！」主人改容起曰：「噫！子知我志哉？我志固不在此也。」其曰舊聞，識國初軼事，備野乘也。曰閱古，釋所見三代秦漢以來法物，而資小學也。曰考索，雜取古書，疑義以證心得也。曰水學，論三吳水利之不可緩也。曰景賢，勸孝弟，警薄俗也。曰耆舊，思老成，奉模楷也。曰臆論，警頹風也。曰譚詩，正雅音也。曰碑帖，從所好也。曰收藏，慨煙雲之過眼也。曰書畫，示正法眼藏也。曰藝能，卽形下以見道也。曰科第，紀人材之盛也。曰祥異，明天地之大也。曰鬼神，曰精怪，窮陰陽之變也。曰報應，昭天人之合也。曰古蹟，曰陵墓，曰園林，記雪泥之鴻爪也。曰笑柄，寓莊於諧也。曰夢幻，示實於虛也，而以雜記終焉。舉凡人情物理，宇宙間可喜可愕之事，無不備也。此溫伯雪子目擊道存之意也。序既畢，以復於主人曰：「履園之義何昉乎？履之言禮也，將以辨上下，定民志也。顧履而園，則資於邱園之象也，其殆將託於淺淺者，以諷世與抑諒者言之善也，不話於朝而話於野。坤之初六曰：『履霜，堅冰至。』履之九二曰：『履道坦坦，幽人貞吉。』履園有焉。然則是話也，卽以爲遺愁索笑可也。道光五年冬十月，前翰林院庶吉士昭文孫原湘序。

序

梅溪叢話廿四卷，清嘉慶時錢梅溪撰。梅溪名泳，金匱縣人。金匱本雍正二年析自無錫，故書中云吾邑者，即指無錫，不專指金匱也。官府經歷，工八法，尤精隸古，兼長詩畫。著有說文識小錄，守望新書，履園金石目，述德編，登樓雜記，梅花溪詩鈔，蘭林集。富收藏，見古人墨蹟，輒爲鉤勒入石。刻有詒晉齋帖，攀雲閣帖，小清祕閣帖，福州帖，寫經堂帖，問經堂帖，吳興帖，述德堂帖，學古有獲之齋帖等，爲人鉤刻尤多，與叢話俱行於世。予觀叢話一編，大半就耳目所睹聞，筆而記之，清廷軼事，邑里舊聞，荒政水利，並皆論列，作者蓋不特好金石，喜書畫吟詠而已也。嘗入畢秋帆幕，遊歷數省，與諸名流角藝論文，詩酒留連，相知素稔，故於耆舊古蹟陵墓園林諸門，記載翔實，足訂志乘之誤。而於碑帖書畫，所論尤精，源源本本，詳贍靡遺。予家藏楊凝式神仙起居法一帖，阮芸臺跋云：「額約齋太僕見之，展玩臨摹，不忍釋手。余乃屬錢君梅溪鉤字勒石，錢君竟以紙墨沈黝，不能下筆。」及觀叢話曰：「神仙起居法真蹟，凡八行，阮雲臺宮保嘗以示余，余頗疑之，未爲雙鉤。其後卒以刻石，有跋記於後。」則知錢以僞品，不願鉤勒，非不能下筆也。兩槐夾井一則，幼聞俗傳爲郭友松事，今見於叢話，可知其誤。所述程在山先生詩云：「空齋盡日無人到，惟有山妻問字來。」案隨園詩話亦載之，作高樓鎮日無人到，下句同。又有題張果老像曰：「舉世千萬人，誰比這老漢？」予見花間笑語所載，則云：「舉世多少人，誰似這老漢？」考索中，有幾則亦已見於他書，互有詳略，不

能盡摘。時藝一則，哀簡齋謂文至時藝，亦不復能再變，竟比之梨園子弟。又董思白云：「凡作時文，原是虛架子，如棚中傀儡，抽牽由人，無一定也。」當時鄙薄時文如此，不謂時至今日，又能再變，更有遠不若時文者。書中鬼神精怪二門，比夢幻笑柄，尤爲無謂。餘如書錢南園周孝子事，景賢耆舊等類最善。其云：「自古來官家辦命案，莫不加重就輕，輒引尚書罪疑惟輕一語，或者曰：『實刑罰不中耳。』」此則見地獨高，可深長思也。錢氏持論平允，不偏不激，實一有道君子。惟稱趙申喬爲名臣，竊不謂然。趙氏以苛察剝薄爲政，媚外族，害戴名世，在當時爲功臣，後世則成罪案，讀者至此，幸勿忘也。其子太原知府趙鳳詔受贓三十餘萬，事發爲山西巡撫蘇克濟疏劾伏法，何不取入報應類耶？先爲閻羅王定案一則，潘榕皋罵陳雲伯收女弟子，刻碧城仙館女弟子詩也。筆記不盡可觀，惟是編爲有用之書，予獨喜閱之，供考查者甚多，序能殫述耶？或稱錢氏爲虞山人，不知何所據。

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上澣南匯朱太忙撰序

梅溪叢話目次

卷上

舊聞	一
閨古	一七
攷索	三七
水學	五三
救荒	六九
景賢	七三
耆舊	九〇
臆論	一〇八
譚詩	一二六
碑帖	一四四
收藏	一六二
書學	一七八
畫學	一八六
藝能	一九四

卷下

科第	一
祥異	一五
鬼神	三七
精怪	五三
報應	六七
古蹟	八三
陵墓	九八
園林	一一五
笑柄	一三二
惡俗	一四九
夢幻	一五二
雜記	一六五

梅溪叢話 卷上

舊聞

有禍

皇朝定鼎，大難悉平。顧有明諸藩，僭號自立。江南則有福王，浙西則有潞王，浙東則有魯王，江西則有益王，福建則有唐王，兩廣則有桂王。旋竄入楚，入黔，入滇。是時滇黔大亂，始而土司普吾沙繼而張獻忠，養子孫可望，李定國日尋干戈，摧殘粵楚。而海寇鄭成功乘機竊發，肆擾江南。其他揭竿持挺者，所在多有。王師征討，歷十有八年，窮除殆盡。乃越十年而耿精忠叛于閩，尙之信叛于粵，東孫延齡叛于粵，西吳三桂叛于滇，黔陝甘楚蜀流毒尤甚。雖曰劫數，其中玉石俱焚，正復不少。今幸遇承平之世，聖聖相傳，且又生于蘇杭福地，自當立心行善，各執其業，以答天庥。諺有云：「有福不可享盡。」願人人深省焉。

天道好還

雲南五華山故宮，桂王所建。順治丁亥，洪公承疇督師由貴筑大路取滇，李定國拒戰於曲靖。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旁搗其虛，至黃草壩入城。桂王遁至阿瓦，三桂以重賞購得之，縊於桂陽府。遂以功封平西王。鎮守雲貴，因據五華山故宮，增修十有餘年，備極壯麗。康熙癸丑，三桂反，出攻長沙。潮州鎮劉進忠首叛，遙爲聲援。平藩尙可喜發兵討之，以次子尙之孝督師，屢出無功。乙卯歲，三桂僭尊號，丁巳病死。戊午，諸王貝勒討賊，駐軍曲靖，賴將軍平耿精忠，自福建進征粵西，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，俘三桂孫僞洪化斬之。滇南大定。金陵邵爲章有詩云：「擒人即是人擒處，誰道天公不好還？」

■沈百五

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，名廷揚，號五梅，家甚富。曾遇洪承疇于客舍，是時洪年十二三，相貌不凡。沈以爲非常人，見其窮困，延之至家，并延其父爲西席，卽課承疇。故承疇感德，嘗呼沈爲伯父。後承疇已貴，適山東河南流賊橫行，淮河糧運輒阻，常事者咸束手。於是洪薦百五，乃盡散家財，不請帑藏，運米數千艘，由海道送京。思陵召見，授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，加光祿寺卿。不數年，承疇已歸順本朝，百五獨不肯脫身走海，尙圖結援，爲大兵所獲。洪往諭降，百五故作不識，認曰：「吾眼已瞎，汝爲誰？」洪曰：「小姪承疇也。」伯父豈忘之耶？」百五大呼曰：「洪公受國厚恩，殉節久矣，爾何人斯欲陷我于不義乎？」乃揪洪衣襟，大批其頰。洪笑曰：「鐘鼎山林，各有天性，不可強也。」遂被執，至于江寧，戮淮清橋下。姜張氏收其屍，盡鬻衣裝，葬之虎邱東麓，廬墓二十年而死。初百五結援時，手下有死士五百人，沈死後哭聲震天，一時同殉，殆有慘於齊之田橫云。

■血袍

蘇州楊忠文公廷樞以順治元年殉節於里第，事載府志。有血袍一件，忠文之子易亭先生，名无咎者，謹藏于家，珍同球璧。易亭生文叔先生，繩武文叔生石垠，教諭慶孫，教諭十二三歲時，曾受業於先外祖華嶠山先生，其時易亭尚在，年八十餘矣。外祖旣設帳于其家，擬請忠文公血袍一見，久之而未允也。一日忽命家人入書房請，外祖遂衣冠而進，見易亭服斬衰，上香三奠酒，三奠畢，俯伏大哭，命啓箱取袍出，復大哭，然後呈示。外祖亦拜而觀之，是紅袍有繡補，俱變黃色，刀痕血跡宛然。外祖亦不覺失聲，趨而出，蓋外祖之祖曙生公，故爲忠文弟子也。然外祖謂人曰：「易亭真孝子，吾早知如此，何忍觀之，以傷孝子之心耶？」教諭之子名一鴻，號梅溪，中乾隆癸卯鄉榜，余曾見之，聞此袍至今猶在。

■席氏多賢

蘇州東洞庭山有席康侯者，名本，吳縣諸生。其父右源，爲山中巨富，攬勢豪之網，牙角十年，家遂中落。至康侯成人，遂解其紛排其難，勢豪怯退舍避，然不使其父之知也。選庖尋勝，杖履追隨，日娛親於弦歌山水之間，色養以終其身。迨父歿，未幾，適當明季蝗旱不登，餓殍載道，而齊魯幽燕之區爲尤甚。康侯以爲畿輔重地也，不可飢饉，乃日夜焦心思，所以賑濟之法。時司農告匱，百姓洶洶，地方大吏亦惟有束手而已。康侯遂散家財，走襄樊，挽粟數十萬石，普爲賑救。當事者以上聞，帝喜，授中書舍人，晉太僕少卿，以風勵天下。不數年，大兵下江南，天下大定，而吳中少年乘機竊發，倡言起義，實縱剽劫。康侯乃糾結鄉勇數千人，助當事破平之。中丞士公國寶恨洞庭兩山不靖，將大索湖中。康侯聞之，急宰牛載酒，厚款求解，湖民以安。當流寇之再出，鄖襄也，朝廷發兵防禦，以兵糧不繼，戍卒譁然。康侯聞之，亟以十萬金爲鹽菜費，戢亂兵而安帖之。本朝廬政既行，計畝起科，濱山咸擾，將爲民累矣。康侯力爭於王侍中止革之。聞兗東被燹，暴露骸骨數十萬，募人而悉掩之。知親舊逋者，不能償契券數千紙，一旦而悉焚之。至於塗窮計盡之輩，則呼而周之，命懸絲縷之人，則助而救之。迷津難渡，則具舟楫以濟之；峻嶺難行，則輦道路以坦之。有郡邑鬻官，傾頽朽壤，壓茨而丹雘之。孔道舊蹟，門樓表坊，有輕棄而賤售者，倍其價而存之。墓以封也，樹以表也，有伐樹而削墓者，厚其遺而使人守之。凡此忠君卹民，利人利物之事，指不勝屈。說者謂比之陶朱公輸財親黨，卜大夫毀家助邊，康侯實有過之。吾友欽賜舉人世臣，其六世孫翰林編修煜，其七世孫也。

順治戊子年，吾鄉膠宛兩山之間，有賊匪萬人嘯聚，擊掠村民，其頭目曰吳匏山華七陸四，俱自稱大王。或操舟數百，出沒於鵝湖菱菱華蕩，旗鼓相應。當是時，城門晝閉，官兵斂跡，莫有聲言殺賊者。常熟羊尖鎮東有席華甫瑛，席宗玉瑛，席荊生珩兄弟，家素封，其先本東洞庭山邊居於此，與康侯爲兄弟行。三人者皆名諸生，而多智略，乃相議曰：「民之銜賊也深矣，擄其資，淫其婦，火其廬，恨無人爲之率先耳。袒臂一呼，人必響應，此摧枯之勢也。」荊生曰：「欲爲民除害，當散財而養士，然不可以輕試。且擅兵與衆，卽爲罪階，或請命於上官，又恐掣肘，雖然，必假手於

官而後可也。」於是荊生入城，見邑侯瞿公（名四達，河內人），語之曰：「鄉賊多，乞速請鎮兵，不然，蔓延難治矣。」邑侯曰：「鎮兵暴徒擾民。」荊生曰：「然則起一城之衆，父臺自將之，某兄弟率鄉人之勇者，從旁相助，必剋賊矣。」邑侯曰：「城無守奈何？」荊生默然良久曰：「賊所耳而目之者，鎮兵縣兵也，兵來賊去，兵去賊來，民無噍類矣。夫鎮兵縣兵之不可遣，誠如公慮。今賊跨城邑，掠資重，淫凶焚殺，而官兵莫之撓，驕甚矣。彼不虞鄉兵之猝至也。今能得父臺委片札，使愚兄弟得長一鄉，率衆出不意，所謂批亢擣虛，是父臺不齊糧不折矢，可一戰而滅矣。」邑侯大喜，即給旗委札，出庫兵，恣荊生所取。荊生歸而華甫已先集三千人爲防守計。兄弟三人又各以千金爲助，日給錢米，爲諸鄉勇安家，禦賊之日，則倍是。更班巡警，直宿外，悉守家肄農業，有不從者，罰從賊者殺之，以首解縣。約束既定，推山明爲隊長，山明故烈士，勇力絕人，而爽直和易，無不敬愛之。五月望日，宰牛享士，部伍始定。廿五日，賊知之，突擊羊尖鎮，勢甚張，建大旗曰：「大明中興。」有數人來約戰。荊生慷慨慢罵曰：「汝等豈不知聖主賢臣之俱出乎？尙猖獗如是，不日而殄滅矣。」宗玉乃集衆議，言人人殊。荊生銳然欲出，謂宗玉曰：「此先來者零賊也，避堅而擊瑕，莫踰於今日。如賊衆齊集，則彼勢盛，我怯矣。」乃貫甲提刀，出勒衆，衆唯唯。廿七日，平明，賊索戰，列陣天台寺。日方午，華甫率勇敢者數十人先出，衝其鋒，賊皆陷。荊生與諸弟姪繼進，砲銃齊發，呼聲動天，賊大潰，追至宜橋，縱火焚燒，烟焰迷目。宗玉越火而前，與賊相攻，擊殺七人。華甫大呼曰：「前近宛山皆賊巢，不可進，彼衆我寡，難敵矣，不若收兵固守爲萬全計。」宗玉聽之，乃三轉旗，衆皆退，退至鎮。鎮民之老弱婦女逃避者已盡歸，咸竄塵而拜。六月六日，賊復熾，扎營李家墳，營廣二里許。華甫、宗玉、荊生以三千人繼進，因與山明上馬而馳，賊惶急散走，以百艘越菱菱南去。大衆集，無以渡，遙望賊旗飄飄然，惟歎恨而已。七月朔，薄暮，適大霧，荊生曰：「翦此賊在今夕矣。」因與宗玉聚百舟將啓行，而邑侯手札至，且遣捕役官兵以相助，勢愈壯。因穿入蘆葦，縱砲鳴鑼，賊聞聲而遁，遺舟八百餘艘，被獲者二十餘賊，并器械糧食等。次日，荊生縛解縣，民皆歡呼，駢肩塞路，而胥吏衙役輩，鼓掌咋舌。

欲以罔利，且言賊非真，器械自所制也。荆生怒立公庭下，斥言曰：「我輩得縣官親札，靖一方之害，乃汝等翻欲陷我耶？寧死賊，毋媚役也！」縣官出爲周旋之，罵而散。然諸邑民聞席氏起義，相效之，咸結鄉兵擒殺百里內賊屍填溝，舟不得行，而諸邑之流亡者亦稍稍歸保妻子，復故業矣。是時蘇州鎮總兵有楊大宗，常州鎮副總兵有曹虎，本縣有徐參將，詎吳魏山華七陸四輩及諸賊匪多黨於三營之兵，兵無賊資甚，銜恨刺骨，惛惛然思一隙以中席也。入楊營者，誣荆生窩盜，入曹營者，誣華甫宗玉叛謀，入徐營者，誣席氏一門擅殺，凡控六大案。一日忽有常州副總兵曹虎提兵來，將滅席氏。荆生有族姪龔長康者，善然諾，能辭辯，偕友徐敬賓挺身見曹，皇之以邑侯之榜與札言起鄉兵者，本出自邑侯，無他意。曹總兵不識字，惟左右是聽，用極刑令招叛謀，逼之甚，長康不屈死。而敬賓兩足斷十指折，亦不屈，遂以席氏弟兄名申文按道，而拘提甚急。華甫荆生既被執下之獄，將一網無遺矣。邑侯知其事急，具文詳六案，以鳴其冤，卒弗解。席氏家破身刑，沉冤莫愬，窮詰連引，親朋避逃，惟宗玉一人奔走蘇常，哀籲於權勢之門而已。有紀綱陳賢者，任俠而好施，廣交而多智，爲傾身護持，賄通折獄者，得輕比，然而人懷賄賂，需索萬端。荆生曰：「必見撫軍，方直供也。」撫軍者，土公國寶也，素重常熟，令勦賊功，而不知出諸華甫宗玉荆生也。公既閱申文，接荆生甚和煦。荆生因供曰：「大人提雄兵下江左，軍民人等，所以望馬首而懼服者，以嚴奸禁暴，得保斯民於故業也。今暴者縱之，安者撓之，而衆執事兵弁等，又奉行無當，毋乃非大人之初意乎？某居常熟之羊尖地，士紱歌民稼穡，俗馴風厚，無過此者。然三湖逼其前，四蕩列其後，大海實其後，長江注其肩，固烟波蘆葦，奸雄藏伏之藪也。治之爲甚難，亂之則甚易，况挺而走險，人之本性也。大人蒞茲土，慮深而謀密，外則江海，內則湖蕩，設官委兵，分守要害，真犬牙錯制，詰奸禦盜之良法也。不意官兵肺腸，更甚於盜賊，兵來盜去，縱使劫焚，兵去盜來，盡行抄蕩。甚而至于賄脫真盜，誣指善良，行者斷路，居者巷哭。民自知死於盜，死於兵，等死也，遂譁然爲盜。三府之民，不謀同起，械船飛槳，徧布洪濤，建幟立圍，絡繹村鎮，白骨枕於野，赤血流於河，斯豈厄數之未盡耶？抑民心之好亂耶？夫不亂

於招撫之初，而亂於安撫之後者，其故可知也。本縣瞿父母蒿日時艱，熟籌本計，以爲請鎮兵，庫竭而料耗，出縣兵，城虛而勢危。是以委札鄙儒，略無疑忌者，以生世儒家，誠謹可倚也。受任以來，勦賊是務，捐資竭產，臥甲枕戈，凡數月不寢處。得以平劇盜，復耕作，輸賦稅，是非爲身謀，而爲國謀也。生並不敢干當路，望厚賞，與彼弁爭尺寸，而彼弁者，喪心病狂，誣縱殺，誣叛謀，誣窩盜，又誣造僞札，置僞官。果是者一死不足，以塞責而滅族有餘矣。歷肝碎首，無以鳴冤，誓日指天，莫能伸曲。伏願大人提貪弁，與生質是非，鞠情實，得一言之見雪者，死亦瞑目也。今生已被虜人殺，兒孤婦寡，飢寒交迫，形槁心灰，雖生亦猶死也。生死不足惜，而大人保釐江左，嘉惠萬民，竊憂諸執事武弁之未可信任也。一荆生言既切，淚下交頤。土公見之，愴然色變，顧左右而嘻曰：「不意官兵之至此也。」一華甫荆生之獄已涉期年，至是始雪。卽彙集文書，發本縣一讞而還。旋將華七杖斃，其吳苑山陸四已爲鄉人所殺，磔其尸。時猶有薦紳先生得盜賄爲之出結保護於當事者，土公乃飭江南分巡諸鎮將一時收營。旋上聞，非奉檄毋許出兵，武官不得受民詞，擅詰斷，權歸有司。自此民不苦賊，而江南大治。

吳留村

吳留村名興祚，字伯成，其先本浙之山陰人。中順治五年進士，時年十七。其明年卽選江西萍鄉縣知縣。山西北寧縣知縣。陞山東沂州府知府，以事鐫級，左補江南無錫縣知縣者十三年。政通人和，士民感戴。忽有奸人持制府札，立取庫金三千兩。吳疑之，詰以數語，其人伏罪，乃告之曰：「爾等是極聰明人，故能作此伎倆。若落他人手，立斬矣。雖然，看汝狀貌，尙有出息。」乃畀以百金，縱之去。後數年，閩寇日熾，吳解餉由海道至廈門，忽逢盜劫，已而盡還之。盜過船，叩頭謝罪曰：「公大恩人也！」詢之，卽向所持札取庫金者，由是其人獻祕計爲內應，將以報吳。時閩浙總督爲姚公啓聖，與吳同鄉，商所以滅寇之法。康熙十五年冬，八閩旣復，姚上聞，特擢福建按察使，旋陞兩廣總督。

留村在無錫，既膺殊遇，夙駕將行。錫之父老士庶，被澤蒙庥者，自縣治以至河干，直達於省城之金閶門，八九十里，號泣攀留，行趾相接，不下數萬人。其搢紳及受知之士，則操舟祖道，肆筵設席，鼓吹喧闐，或有執卮酒以獻於道路者，亦連橋數十里，依依不舍。使君爲之泫然，士民之感德如此。

■王永康

蘇州 王永康者，逆臣吳三桂壻也。初三桂與永康父同爲將校，曾許以女妻永康，時尙在襁褓。未幾父死，家無擔石，寄養鄰家，比長，飄流無依，至三十餘，猶未娶也。一日有相者謂永康云：「君富貴立至矣！」永康自疑曰：「相者言我富貴立至，從何處來耶？」有親戚老年者知其事，始告永康。時三桂已封平西王，聲威赫奕，永康偶檢舊篋，果得三桂締姻帖，始發奇想。遂求乞至雲南，無以自達，書子壻帖詣府門，越三宿，乃得傳進。三桂沉吟良久曰：「有之。」命備一公館，授爲三品官，供應器具，立時而辦。擇日成婚，妝奩甚盛。一面移檄江蘇撫臣，爲其買田三千畝，大宅一區，在今郡城齊門內拙政園，相傳爲張士誠壻馮駙馬 潘元紹故宅也。永康在雲南不過數月，卽攜新婦回吳，終未接三桂一面。永康既回，窮奢極欲，與當道往來，居然列于公卿之間。後三桂敗事，永康先死，家產入官，真似邯鄲一夢。吳中故老，尙有傳其事者。

■礮異

明季亡將王蜚，結水寨于太湖，沉一大礮于吳塘門。值水涸，里人秦宇明獲之，利其鐵。夜靜時，袖椎拊擊，礮作大聲，吼聲聞數里，懼而埋之。田十餘年，邑武弁張姓者，鎮守吳塘門，居人有與秦相仇，指稱田中藏炮，秦因此破家。移礮置無錫縣 南城門上，以朱紅虎頭牀覆載之。歷二十年，耿精忠反于閩，檄四方礮赴南取而去。

■小韓都堂

順治十六年，海寇作亂。蘇郡有駐防兵來守，將軍祖大壽圍封民居，以爲駐防之所，號大營兵。自婁門至桃花隄

寶城橋而止，獨不及後板廠一隅；緣後板廠有李灌溪模，曾任前明兵備。時祖公爲徵員，有事當刑，幕友勸李解救。李適擲色曰：「此人有福，當得全色。」一舉而得六紅，遂救之得免。祖故以此報之也。康熙三年，撫軍韓公心康奏請，以駐防兵移至京口。去之日，恐兵有變，預與將軍謀，先備船于城外，令兵一時盡行出城，不得停留一刻。違者斬首。蓋當時民間有借兵銀者，憤之無已，名曰滿債。韓公深知其意，預令欠戶遠逃，貼撫軍封條于門。兵來索債，見之舍去，民賴以安。吳人感其德惠，立祠于虎邱半塘。春秋祀之。今韓公祠是也。公撫吳時，年未三十耳，俗呼爲小韓都堂。

欠糧

順治十八年春，巡撫朱國治奏銷十七年分條銀。計江南紳士，以逋欠除名者，一萬四千餘人；常熟一縣，計七百餘人，宮牆爲之一空。

善知識

吾鄉華公亦祥，中順治十六年進士第二人，聖眷甚優。康熙初，嘗隨車駕幸香山。有某禪師者，德望素著，聖祖見之，如禮佛然。而此僧箕踞自若也。亦祥含怒未發。頃之，車駕出門，亦祥遂取所持錫杖，痛毆之。慢罵曰：「爾何人，敢受天子拜耶？」僧曰：「不拜我，拜佛。」華亦曰：「我不打你，打佛。」僧乃合掌曰：「阿彌陀佛，善知識！」

康熙六巡江浙

聖祖仁皇帝南巡，始于康熙三十三年甲子。十月二十六日，御舟抵浙墅關。先于廿四日過揚州，將由儀徵幸江寧府。忽遇順風，可以速達京口，遂乘沙船順流而下。次早上金山，晚而登舟，揚帆過丹陽。常州無錫俱未及泊，一晝夜行三百六十餘里。時湯文正公斌正爲巡撫，務儉約，戒紛華。御舟已入邑境，縣令猶坐堂皇決事也。上騎馬進閭門，士庶夾道至，閭塞不得前。上輒緩轡，命勿跪，訪求民間疾苦。蒿然若家人父子。至接駕橋，南行幸瑞光寺，巡撫前

導由盤門登城，窮簷蔀屋，極目無際，上爲瞻念者久之。遂從齊門而下，幸拙政園，晚達葑門，駐蹕織造府。第二次南巡，是二十八年己巳二月初三日，御舟抵許墅關，蘇州在籍諸臣汪琬、韓荃、歸允肅、繆彤等接駕，日晡時，上入城，衢巷始結燈綵。次日幸虎邱，登萬歲樓，時樓前有玉蝶梅一株盛開，芳香襲人，上注目良久，以手撫之。出至二山門，有蘇州士民劉廷棟、松江士民張三才等伏地進疏，請減蘇松浮糧，上命侍衛收進，諭九卿科道會議。至十九日，車駕自浙江回蘇，合郡士庶進萬民宴，上領之，命近侍取米一撮，曰：「願百姓有飯喫。」士民復請上又取福橘一枚，擲下曰：「願爾等有福也。」

第三次南巡，是三十八年己卯，奉慈聖太后以行。三月十四日，駕抵蘇州，在籍紳士耆老接駕，俱有黃綢旛，旛上標明都貫姓名，恭迎聖駕字樣。自姑蘇驛前，虎邱山麓，凡屬駐蹕之所，皆建錦亭，聯以畫廊，架以燈綵，結以綺羅，備極壯麗。視甲子己巳，逾十倍矣。十八日，恭逢萬壽聖誕，凡百士庶獻康衢謠若干帙，頌聖詩若干帙，萬壽詩若干帙，分天地人和四冊，以祝萬年之觴。又于諸山及在城名剎，廣列祝聖道場，百姓歡呼塗路。十九日，召蘇州在籍官員翁叔元、繆曰藻、顧沂王、原祁、慕琛、徐樹穀、徐升入見，賜賞各有差，又賜彭孫遜、尤侗、盛苻升御書扁額。二十日辰刻，御駕出葑門登舟，幸浙江，時兩江總督爲遂寧張鵬翮、江蘇巡撫爲南邱宋犖也。上問云：「聞吳人每日必五餐，得毋以口腹累人乎？」臣鵬翮奏云：「此習俗使然。」上笑云：「此事恐爾等亦未能勸化也。」四月朔日，駕由浙江回蘇，初二日傳旨，明日欲往洞庭、東山。初三日早，出胥口行十餘里，漁人獻饌，魚銀魚兩筐，乃命漁人撒網，又親自下網，獲大鯉二尾，上色喜，命賞漁人元寶。時巡撫已先到山上，少頃，有獨木船二，撥槳前行，御舟到岸，而隨從者未至。巡撫備大竹山轎一頂，伺候上升輿，笑曰：「到也輕巧。」有山中耆老百姓等三百餘人，執香跪接，又有比邱尼豔妝跪而奏樂，上云：「可惜太后沒有來。」其時翠峯寺僧超揆步行先驅，引路者倪巡檢、陳千總也。在山士民老少婦女觀者雲集，上分付衆百姓，你們不要踴壞了田中麥子。是時菜花已經結實成角，上命取一枝細看，問巡撫

何用？奏云：「打油。」上曰：「凡事必親見也。」是日有水東民人，告菱湖田賠糧，收紙付巡撫。上問扈駕守備牛斗云：「太湖廣狹若干？」奏云：「八百里。」上云：「何以具區志止稱五百里？」奏云：「積年風浪衝坍隄岸，故今有八百里。」上云：「去了許多地方，何不奏聞，開除糧稅乎？」奏云：「非但水東一處，卽如烏程之湖，長興之白茅嘴，宜興之東塘，武進之新村，無錫之沙墩口，長洲之貢湖，吳江之七里港，處處有之。」上云：「朕不到江南，民間疾苦利弊，焉得而知耶？」初四日，卽由蘇起鑾北發。

第四次南巡，是四十二年癸未。二月十一日，駕抵蘇州，時巡撫宋，榮尙在任，一切行宮綵亭，俱照舊例。榮扈從時，見上勤于筆墨，每逢名勝，必有御製詩，或寫唐人詩句。榮從容奏云：「臣家有別業在西陂，乞御筆兩字，不令宋臣范成大、石湖獨有千古。」上笑曰：「此二字頗不易書。」榮再奏云：「臣曾求善書者書此二字，多不能工，倘蒙出自天恩，乃爲不朽盛事。」上卽書二字頒賜，頃之，又命侍衛取入，重書賜之上，勤于筆墨如此。

第五次南巡，是四十四年乙酉。三月十八日，駕抵蘇州。是日爲萬壽聖誕，奉上諭江南上下兩江舉監生員人等，有書法精熟，願赴內廷供奉抄寫者，著報名齊集江寧、蘇州兩處，俟朕回鑾日，親加考試。四月十四日，命掌院學士揆敘赴府學考進呈冊頁，取中汪泰來等五十一人，同前考過郭元鈺等十人，俱赴行宮引見，各蒙賜御書石刻孝經一部。是年駕又幸崑山縣，登馬鞍山，旋往松江，閱提標兵水操。

第六次南巡，是四十六年丁亥。二月二十六日，上幸虎邱山，三十日幸鄧尉山，聖恩寺僧際志恭迎聖駕。午後傳旨，宮門伺候，御賜人參二觔，哈密瓜、松子、頻婆果、葡萄等十二盤。上云：「吾見和尙年老也。」六次南巡中，天恩溫諭，莫可殫述。江南父老至今猶能言之。初，無錫、惠山、寄暢園有樟樹一株，其大數抱，枝葉皆香，千年物也。聖祖每幸園，嘗撫玩不置，回鑾後猶及憶之，問無恙否？查慎行詩云：「合抱凌雲勢不孤，名材得並豫章無。平安上報天顏喜，此樹江南只一株。」迨聖祖賓天，此樹遂枯，亦可異也。

門富

康熙初，有陽山朱鳴虞者，富甲三吳，遷居申衙前，卽文定公舊宅。其左鄰有吳三桂侍衛趙姓者，混名趙蝦，豪橫無比，常與朱門富，凡優伶之遊朱門者，趙必羅致之。時屆端陽，若輩先赴趙賀節，飲酒皆留量。趙以銀杯自小至大，羅列於前，曰：「諸君將往朱氏，吾不強留，請各自取杯一飲而去，何如？」諸人各取小者立飲。趙令人暗記，笑曰：「此酒是連杯借送者。」其播弄人如此。朱曾於元宵掛珠燈數十盞於門，趙見之愧無以匹，命家人碎之。朱不敢與較，商于雅園顧吏部予咸，顧唯唯。乃以重幣招吳三桂堵王永康來，譙飲席散遊園，置碎燈于側。王問曰：「可惜好珠燈，何碎不修？」朱曰：「此左鄰趙蝦所爲，因平西之人未敢較也。」王會意，耳語家人，連夜逐趙出城另遷。一時大快人心。鳴虞之子，後入翰林，常與王往來，王居北街拙政園，俱先三桂死。今申衙前尚有陽山朱衙之名，問所謂朱鳴虞趙蝦之號，竟無有知者。

南州逸事

玉峯徐大司寇乾學，善飲啖，每早入朝，食實心饅頭五十，黃雀五十，鷄子五十，酒十壺，可以竟日不餓。同朝京江張相國玉書，古貌清臞，每一朝止食山藥兩片，清水一盃，亦竟日不餓。二公之不類如此。徐公解組後，常寓蘇州雅園顧氏，凡人有一面者，終身不忘，無材藝者，不入門下。有執贄者，先繕帙以進，公十行俱下，頃刻終篇，其有不善處，則折角志之。其人進見，公面命指示，一字不爽。故凡人有奇材者，必有異相也。

測字

閩門外上津橋朱某，家貧，欲入山尋死，遇仙解救，授測字一書，其驗如神。求之者必需預定日期，每日只測一字，取資一兩，懸牌門首。某日測某人字，時吳三桂將反，有文書來，向蘇藩庫借餉十萬兩。方伯慕公天顏，躊躇莫決，乃延朱測字，且告以故。朱曰：「請命一字。」適凡上有殘東，慕公隨手翻轉，指正字爲枚。朱曰：「不可借，正似王字，王